

艺术与生活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周作人自编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艺术与生活

周作人自编文集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生活/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9
(周作人自编文集)
ISBN 7-5434-4399-6

I. 艺... II. ①周... ②止...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N.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865 号

丛 书 名	周作人自编文集
书 名	艺术与生活
作 者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57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99-6/I · 650
定 价	11.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艺术与生活》

止庵

《艺术与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书社初版印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列为“现代文学丛刊”之一重新出版。一九三〇年作者所作《自序二》（此文不见载于我们所采用的《艺术与生活》版本，另行编入《苦雨斋序跋文》中）有云：“这是四年前所编，”查一九二六年周作人日记，二月二十二日云：“下午整理旧稿。”二十三日云：“上午寄群益函，又稿一部分。”即此书是也。其中所收计一九一八年五篇，一九一九年五篇，一九二〇年五篇，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二年一篇，一九二三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以后三篇（《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国语文学谈》和译作《论左拉》）。

《自序》中称，《艺术与生活》“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以文体论，则如作者所说：“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与其别种著作，包括同为文艺批评的《自己

的园地》和《谈龙集》都不相同。而“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正是论文与随笔的根本区别所在。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着眼于“艺术”与“生活”；而“艺术”又包括内容和形式，后一方面，如《勃来克的诗》之强调象征，《日本的诗歌》等之介绍小诗，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是极具建设性的意见。至于前一方面，其实说的也是“生活”，——与五四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周作人当时也将文学视为影响改变社会与人生的手段。这里最要紧的一篇是《人的文学》，其他文章都可视为对它的补充发挥。关于《人的文学》，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这一“中心观念”除了通过“艺术”诉诸“生活”之外，本身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周氏基于“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的认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而他一开始就将“人道主义”解释为“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确认“人间”与“个人”的相互联系，不偏居其中任何一极，最终所关心的是“人间”每一“个人”，乃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所在。有关“生活”是这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作者从上述人道主义思想出发，直接关注社会，所着力宣传的是日本的新村运动。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之一，《艺术与生

活》所反映的主要还是那一时期他作为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的面貌。如同《自序》所提示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周氏思想发生很大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更对此多所反思：“在这个时期，我凭了那时浪漫的文艺思想，在做文学活动，这所谓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现在我给《每周评论》所写而后来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学》里边。”（《文学与宗教》）又说：“那时登在《新潮》九月号的《访日本新村记》，是一篇极其幼稚的文章，处处现出宗教的兴奋来，……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发表了那篇《教训的无效》之后，才从这种迷妄里觉醒过来吧。”（《小河与新村下》）《艺术与生活》的部分内容，与其后来的“定论”已经不无距离。说来对人的本质认识是一回事，对这一认识得以变为现实所抱定的信心又是一回事，所谓《访日本新村记》的“幼稚”，《人的文学》的“浪漫”，都仅仅指后一方面而言，而现在他将二者区别开来了。周氏从此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对新村运动的热情固然早已冷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也不复宣扬，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却仍然是其思想核心所在。不仅《人的文学》的基本原则不曾放弃，《艺术与生活》一书由这一原则出发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等，此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更为广泛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与生活》奠定了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

础。

此次据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
原书自序四页，目录三页，正文四百八十六页。目录中
“自序”原未列出。



目 录

自序	(1)
平民的文学	(3)
人的文学	(8)
新文学的要求	(18)
儿童的文学	(24)
圣书与中国文学	(33)
中国戏剧的三条路	(45)
国语改造的意见	(52)
国语文学谈	(62)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67)
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	(76)
勃来克的诗	(100)
日本的诗歌	(108)
日本的小诗	(123)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133)
论左拉	(149)
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	(167)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	(178)
日本的新村	(201)
新村的理想与实际	(213)
访日本新村记	(221)
游日本杂感	(235)



自序

这一本书是我近十年来的论文集，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六年间所作，共二十篇，文章比较地长，态度也比较地正经，我对于文艺与人生的意见大抵在这里边了，所以就题名曰《艺术与生活》。

这里边的文章与思想都是没有成熟的，似乎没有重印出来给人家看的价值，但是我看这也不妨。因为我们印书的目的并不在宣传，去教训说服人，只是想把自己的意思说给人听，无论偏激也好浅薄也好，人家看了知道这大略是怎么一个人，那就够了。至于成熟那自然是好事，不过不可强求，也似乎不是很可羡慕的东西，——成熟就是止境，至少也离止境不远。我如有一点对于人生之爱好，那即是她的永远的流转；到得一个人官能迟钝，希望“打住”的时候，大悲的“死”就来救他脱离此苦，这又是我所有对于死的一点好感。

这集里所表示的，可以说是我今日之前的对于艺术与生

活的意见之一部分，至于后来怎样，我可不能知道。但是，总该有点不同罢。其实这在过去也已经可以看出一点来了，如集中一九二四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

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

此外我也还写些小文章，内容也多是关系这些事情的，只是都是小篇，可以算是别一部类，——在现今这种心情之下，长篇大约是不想写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亦未始不可。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集中有三篇是翻译，但我相信翻译是半创作，也能表示译者的个性，因为真的翻译之制作动机应当完全由于译者与作者之共鸣，所以我就把译文也收入集中，不别列为附录了。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于北京城西北隅，听着城外的炮声记。



平民的文学

平民文学这四个字，字面上极易误会，所以我们先得解说一回，然后再行介绍。

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

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从前头上顶了一个皇帝，那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隶，向来没有贵族平民这名称阶级。虽然大奴隶对于小奴隶，上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样的东西。除却当时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无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么区别。

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

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至于白话，这几种现象，似乎可以没有了。但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譬如古铜铸的钟鼎，现在久已不适实用，只能尊重他是古物，收藏起来；我们日用的器具，要用磁的盘碗了。但铜器现在固不适用，磁的也只是作成盘碗的适用。倘如将可以做碗的磁，烧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纯白的观世音，那时我们也只能将他同钟鼎一样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盘碗一样适用。因为他虽然是一个艺术品，但是一个纯艺术品，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

照此看来，文学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现在再从内容上说，内容的区别，又是如何？上文说过贵族文学形式上的缺点，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这内容上的缺点，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我们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

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天下决无只有在甲应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说，即使世间男人多数最喜说的殉节守贞，也不合理，不应提倡。世上既虽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譬如对众表白意见，虽可略加努力，说得美妙动人，却总不至于洵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听，或编成一个笑话，说得哄堂大笑，却把演说的本意没却了。但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

平民文学的意义，照上文所说，大略已可明白。还有我所最怕被人误会的两件事，非加说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的人的话，本非全数的人尽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近来有许多人反对白话，说这总非田夫野老所能了解，不如仍用古

文。现在请问，田夫野老大半不懂植物学的，倘说因为他们不能懂，便不如抛了高宾球三氏的植物学，去看《本草纲目》，能说是正当办法么？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正同植物学应用在农业药物上一样，文学也须应用在人生上。倘若怕与他们现状不合，一味想迁就，那时植物学者只好照《本草纲目》讲点玉蜀黍性寒，何首乌性温，给他们听，文人也只好编几部《封鬼传》《八侠十义》给他们看，还讲什么“我的”科学观文学观呢？

第二，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平民的文学者，见了一个乞丐，决不是单给他一个铜子，便安心走过；捉住了一个贼，也决不是单给他一元钞票放了，便安心睡下。他照常未必给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但他有他心里的苦闷，来酬付他受苦或为非的同类的人。他所注意的，不单是这一人缺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的事，乃是对于他自己的，与共同的人类的运命。他们用一个铜子或用一元钞票，赎得心的苦闷的人，已经错了。他们用一个铜子或一元钞票，买得心的快乐的人，更是不足道了。伪善的慈善主义，根本里全藏着傲慢与私利，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

在中国文学中，想得上文所说理想的平民文学，原极为

难。因为中国所谓文学的东西，无一不是古文。被挤在文学外的章回小说几十种，虽是白话，却都含着游戏的夸张的分子，也够不上这资格。只有《红楼梦》要算最好，这书虽然被一班无聊文人学坏成了《玉梨魂》派的范本，但本来仍然是好。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在近时著作中，举不出什么东西，还只是希望将来的努力，能翻译或造作出几种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作品。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伦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伦布与弗阑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